

沈乃文 主編

明別集叢刊 第五輯

第十五冊

黃山書社



國家出版基金項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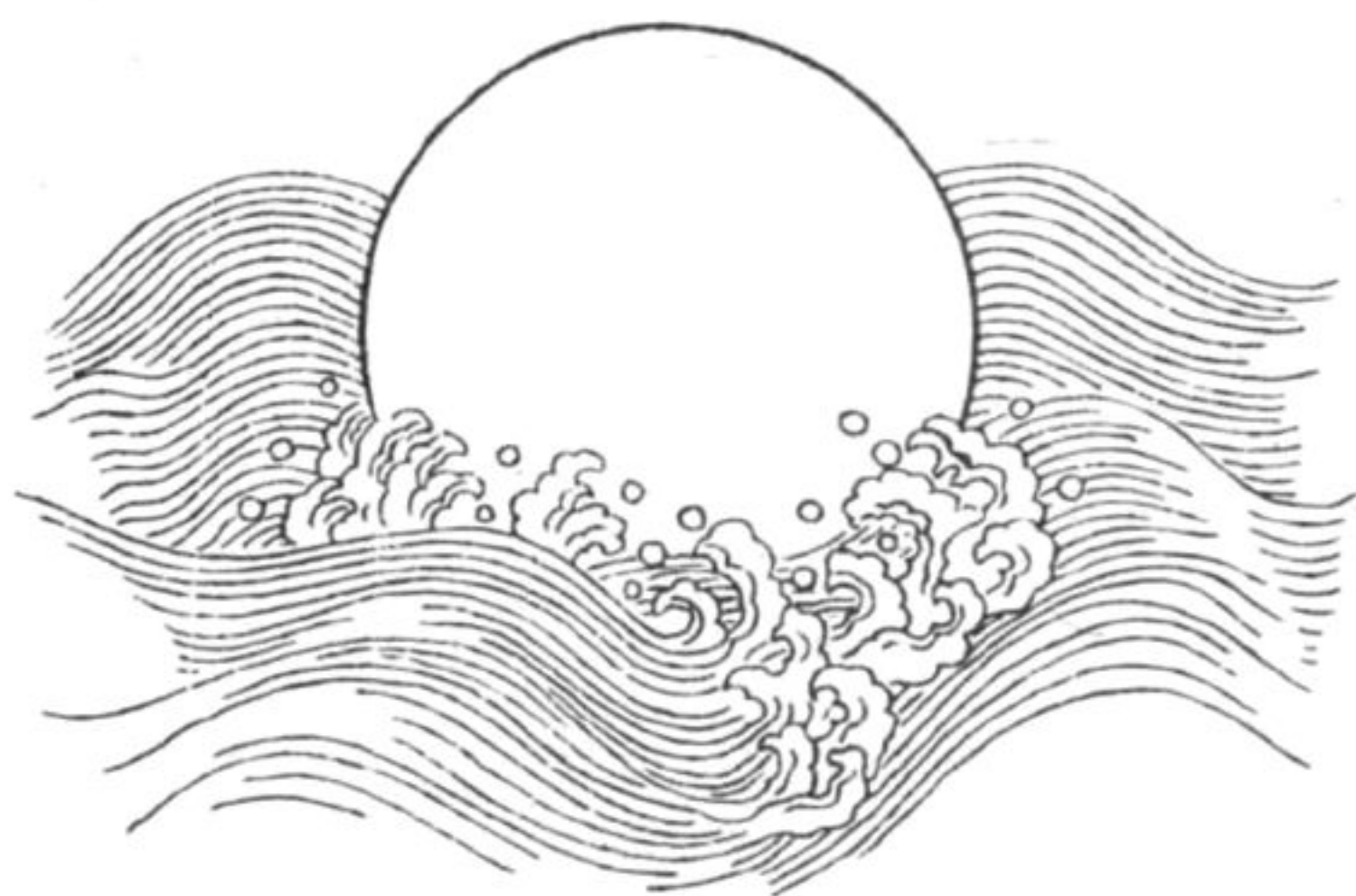
「十二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
2011—2020年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重點項目

沈乃文 主編

明別集叢刊 第五輯

第十五冊

黃山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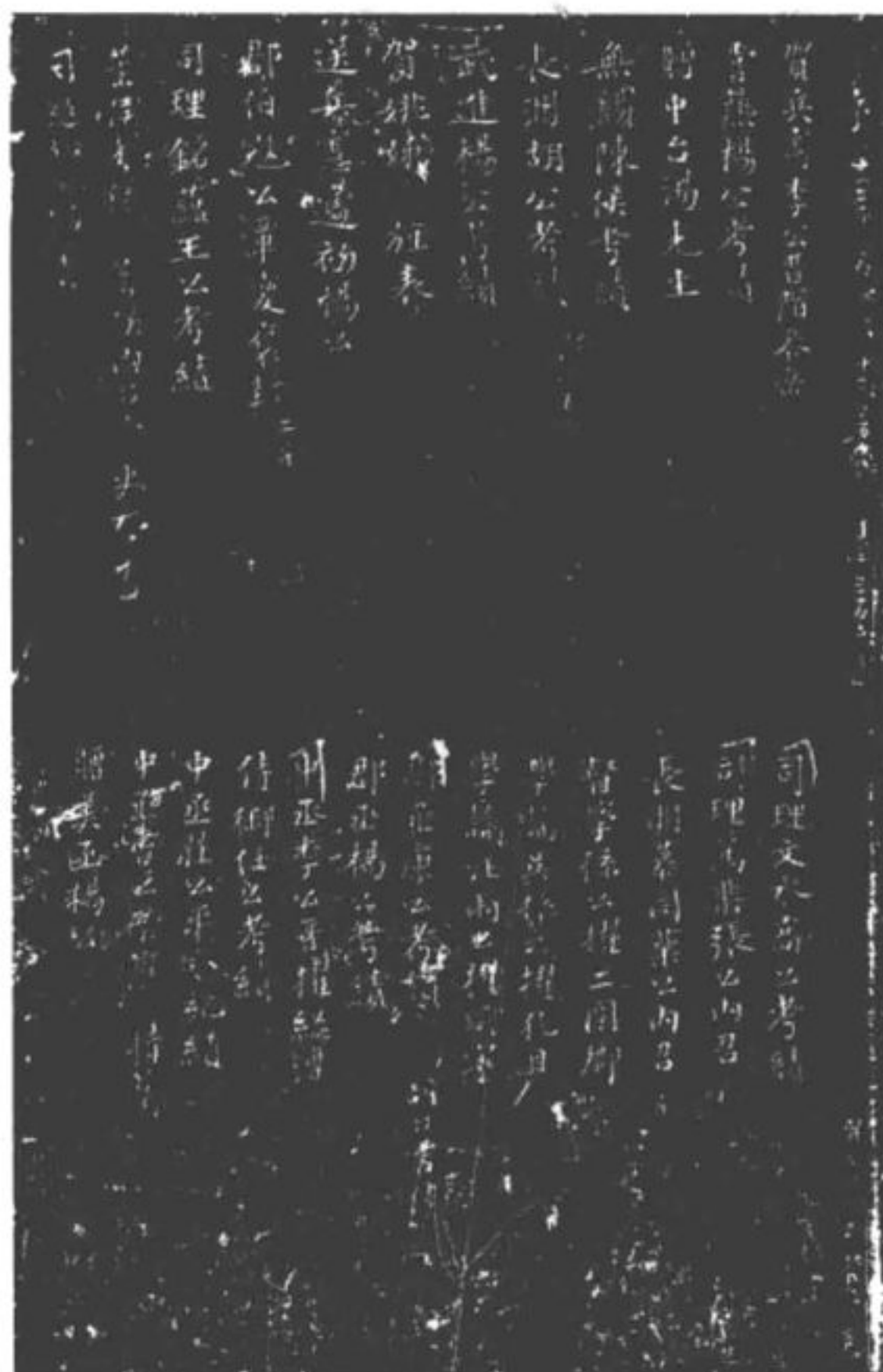
(明)文震孟 撰

葑園文集二十七
卷(存二十二卷)

民國十九年長洲王氏曬印本

卷一至三

文文肅公文集



葑園文集卷之一

序

賀憲使李公進階參政序

歲癸卯、吳郡守缺、是時方承士民訕謫之後。天子捐解東顧、思得移風易俗之吏、鎮撫吳而休養藏育之。當軸者選於南曹、得江右李公、吳之治吳可五載、成奏計、則還為按察使者。下。重書、兼督雲間理兵餉、又可五載、度公所治兩郡、業已效、而兩郡士民多借寇思。天子既已重東南計、又念使者課績久、宜有以褒嘉之、迺抹銓衡、議進公一階、為參知政事。於是兩郡士民咸知、明天子所以滕顧東南者、甚殷、而所以

需公久道之化、亦甚重吳之屬令、因相率、造不佞、以請曰、唯我公之大惠於吳、且久也、為守五年、為使者五年、士鼓舞、民謳吟、薦紳大夫賴其德、而屬下吏咸競。濯磨砥礪、以副公意、吾子其宇下人也、敢微寵乎一言、不佞唯。謝既作、而言曰、甚矣公之大惠於敝邑也、夫敝邑之為雄鎮於國家也、江之皖而海之襟也、南之肺而北之髓也、地形居天下之二、人物居其三、財賦居其半、久矣其重矣、然而生齒日繁、物力日拙、文物日廢、弦誦日衰、其難且十倍于曩時、而自公之為使者、頓罷不檢、戍中之歲、原田沮洳、一望江海、死者至以渾量、炭、乎幾於兵興、而亂起、公獨佐其大吏、悉心籌畫、撫循其民、而噢咻之、訓之以

民生之不易、良善之有所恃、強橫之不可以勝、遂、率能懲莫我、吳為之祚、席、為之儲、晉、晏之若安宅、覆、燕、不至陸危、公之心、獨苦、而功厥唯懋哉、蓋公之才、周密而精、公之心、淵塞而靜、崖岸町畦、一切不設、而獨以精神意用、默與其士民、相灌注、故不務赫、不為矯、由、于、筆、以其度、為江海山藪、包容萬類、而斤、肅、又以其權、廣風勵、嚴激、勸信、所謂豈予之君子、而嚴明之師帥也、以不佞耳目、記、永年、蔡公、嘗再守吳、一治兵、而中丞李公、遂由兵使者、建節吳門、訖今、詭思在口、至若周文襄之蒞吳、歷三朝、拜少司空、晉大司徒、大司空、不離吾土、此皆以久任成功、為名世鉅臣、公自茲以往、且踵兩中丞之蹟、以久惠

吾吳、之士若民、幾為日待之矣、抑不佞於茲、而更有獻于公也、夫吳至今日、而彫瘵極矣、造供、國課、踐更之後、既不能稍有所輕緩、民人墊隘、無所底告、而淫技末作、冶遊之費、豪族、少、扞綱之奸、又且外侵內蝕、弊之於人、甞然盛飾、而精已銷亡、直待時而仆耳、天子幸照臨下國、俾我公、增秩久、茲以需、即、鉞公之所以報、主意慰群心、以終休養藏育之化、豈有量哉、於是諸邦君起、而言曰、是公志也、公之所以念吾吳、而調劑之者、意蓋深遠矣、群吏敢在下風、因請授簡、以為公贈、

應山楊公考績序

竊見今之人士、雖居平雅、自卓立者、一當專城之寄、輒不能樂

稍渝軼其精神趣嚮而大約全注於逢迎寵闕間以為能脂韋
軟義之習日漸日劇而不能自拔則盡謂世局固然安足獨異
不佞蓋每與友人劉子靜之托腕而歎以為安得當吾世而有
正骨異材直追古偉人傑士之操而吾身親見之以標表波瀾
茅廬之俗乎哉乃今碩得應山楊公於海虞云海虞故吳劇邑
也其地濱海俗悍而囂豪長者武斷於鄉曲間意氣恣睢幾不
復知有天子命吏監徒出沒以言為市為紳先生居間造請
郵筒殆無虛日蓋吳郡八邑中最為難理矣公至則將之以慎
持之以肅而行之以至誠邑有虎而利者穢德腥聞素矣又恃
其豪有力也殺人無算先後吏茲土者相顧以目耳直指按部

公者以為請寢盡為公危曰蟲百足者可易擊耶公不為動捕
置之辟而士女歌舞於道諸豪皆為脅息公乃以便宜興利去
蠹清賦後救災患興教養禁淫惡時稅歛繁堤防其馭良民也
如慈母如明師油然而然一以肺腑相浸灌至奸黠不完之衆
倖而遇公又如霆擊如電照如擊云張不能復有遁迹隱情待
之若羊邑乃有節再基而頌聲流布三年而取化大成矣公三
年令海虞哉未嘗取海虞一縷一粟焦心苦思率遇水旱蠲食
步禱痛自省責誠懇篤執使人聞者感而欲泣不佞聞過其罪
蘇垣廖不修供具蒲索一燈熒然真寒士所不堪而公處之恬
如也公絕不外示銘刻之態以為名高也者凡邑有大後吸

所興建事必優厚出入之費咸取之私家之所有土田廬舍
自公之任海虞而膏以充費者殆盡矣顧獨於長安貴人及
監臨使者絕無一介之餽遺即今考績之後或謂公榮親之謂
何豈可以空函望子公力乎公笑曰若當此而吾變吾操是薄
吾親也吾不變吾操而吾後於他人憂在世道不在我也蓋
公之勁執如此嗟乎此真古偉人傑士之所僅存而難一豈謂
茅廬波流之日而乃有如公者虞人之士抑何獨厚幸哉然公
覆靈福澤正不在一邑已也常邦為憲矣公其最旃自茲以往
肩仔愈重責愈艱事愈殷繁使公而秉銓則願以今日之衡鑑
為衡鑑使公而司諫則願以今日之丰采為丰采俟四方聞風

觀德之傳謂海內固有異材正骨如楊公者半調化瑟酌大斗
檜嶺之聲且為鈞天之樂矣

木贈常臺中台曹湯先生序

每見今之君子業鑒矣而或不甚以鑒為事慕取名也岐黃之
書度之不復置齒曉聞其精神且純用於客豪大人以相游揚
貴重耳已抑或以鑒起家意陽若不屑者日為國手則怒且罵
之死生呼吸間而擁聲使飲酒高臥不急赴更益其疾而後治
之以為功此亡論術業云何迺其居心又曷可道也吳中故多
名鑒哉余不佞所及睹記飄然塵外仁心為頃寄中捷效莫逾
廬水張先生至於今則未有若湯中台先生者然張先生所高

而歛性又耐事常其意所飄忽或不能盡職而湯先生更濟以沈篤周密湊理血脉之外既具有妙解而針砭湯熨之中又不厭苦心憶余丁未初夏自燕南歸與先生飲於王氏竟酒而先生私謂余若伯氏殆且病又劇幸無害也勉自珍重越三月而余病大作百日始起所以知余病者莫黑色侵於額頰目紋亂幸神氣不失故無害也以試他人則又言人驗如余笑紳川沈病十五年無能治者他醫皆言不起以示先生先生曰若無論病可治且當得官人皆晒之竟三劑而起貢於廷今猶官潛山云然氏子婦病寒僵三日矣諸醫謝不可治先生曰是表症也而何傷一劑而卧再而有聲三日能言一月而愈

湯荆瑜者其妻有血疾吐如蛆如虫如魚腦者幾日夕遂死而心微暖先生診其脉曰是尚可為急進一七漸知人無何遂起於是人謂湯先生能生死人矣尤氏子病瘧且下滯骨立醫以瘧治之則益殆且斃先生笑曰是何瘧哉與之藥洞下而愈所以洞下愈者知病在肝氣急瘧發於腎也梁溪鄭學憲夫人病且久迨先生治之旁有姪立而侍先生曰屬焉曰夫人何恙此子乃可慮耳學憲駭其言因與之期日及期遂死靈岩王氏婦有身其夫謀於先生請墮之先生曰若苦多子女乎曰非也婦每危身即欲斃子輒不全故不忍耳先生診其脉曰服藥者當生女而安如言生女而安至今先生過其家必命安出

拜曰公生汝者高心蘭病蠱三旬不食見二鬼時守之去禱祀竭矣先生曰非鬼亦非蠱也予之藥又三旬而愈張孟潛婦孕而病衆醫謂胎已死不下且絕先生止之與以保胎劑竟生一子而余友申美中室人產後病極先生特過余語謂彼大族也群醫聚焉而無能以產治也不以產治法且不治果如先生言蓋先生治法必師古而能通其意又必推極其原本而若身試之故所治必效若病在骨髓而庸醫莫知如王侍御史太學濮天水輩豫決於年歲之先又十不失一矣余姊夫王甫為先生介弟時為余道先生崖畧云母夫人健七著先生一日憂形於色而謂其弟曰母病深司命將如何哉又一載而終先生

有子少病咯血藥而愈先生曰是能久視耶二十年孺子病必再發必死今年果死適二十年矣至若虞山之顧朗仲許之死而死瞿元初許之生而生又皆余耳瞻^〇記者於是先生之名不胫而走人相詫歎以為仙為神而先生心愈下功愈苦用藥愈慎滋所以尤難也先生本名家子有聲學序中以母夫人年高遂屏舉子業專志壹意岐黃盡心所誦心所維絕無旁鶩故得精其業乃爾余姊夫又每述先生之為人也不以貴富急不以貧窮緩不以名取不以利動一以濟世利生為心而將以勤誠陰暑盛寒請必赴藥又暇無幾微厭急焉夫先生之為德於吳者寧可量乎况其品乃在霄可久王仲沈問^〇又何直

應水先生也。余故叙其一。以風今之君子。乃若其詳。則當月紀歲績。以俟傳越人意者。

無錫陳侯考績序

往陳侯之宰吾邑也。不佞從亞旅後。一見而異之。曰。風塵中有若乃公者。哉。而未敢以暱就也。久之。過錫山。高存之先生而先生謂余曰。子暱子邑侯乎。不佞謝主臣未也。雖然。固曰異之矣。先生曰。是真異人也。抑宜惟子異之。公亦既異子矣。又久之。而始習於公。則益歎異焉。以為韵沈而恬。氣雅而逸。性敏而靜。材利而莊。夫風塵中有若乃公者。哉。吳故號為巖邑。簿書如山。供應繁冗。而輜軒之使。日無停輟。先是為令。若日皇。持摺於期。

會文法問。不則送餘。於車塵馬足之下。非以寢謫告無聞也。而公之為。其令則常若有餘。其斷讞之詳。明剖決之犀利。吳中長老皆相詫歎。以為百年所未有。居可二載。政聲流聞。而四方賢士大夫爭欲奉之。以為慈母。為明師。為良友。矣。遂調瑞之錫山。錫山雖去吳未遠。流潤固足以及吳。然吳人至今誦思不能已。且望吾邑之薦紳先生。獨不能強得公於主。當者以惠吾吳也。又可二載。而公奏最于朝。褒封煌煌。又值太夫人之初度也。於是兩邑之大夫士。皆為頌。公為歌。公為文紀公之政。在吳。一碑具在。而政在錫者。錫多君子。聲籍。幾滿寰宇矣。不佞何贅焉。顧不佞竊有感於兩邑之風。而願有請於公也。夫

吳與錫相去不百里。而迥然氣類則何遠哉。錫之立朝者。毋多慷慨樹節。就應臨重氣誼。有烈士之風。卒而遇所建白。前者倡後者應。相繼而弗變也。居鄉講求先聖之遺緒。不可謂無真品也。秉彜之好。若獨有甚焉。聞人片善。而邑生於眉宇也。舉揚之權。亦稍係之矣。邑有大事。而清議不淆。公論不屈也。夫吳之氣類。則何遠達也。雖鄉裏之倡率。未夫居民上者。移風易俗。寧又可誣也。我公既不竟其施於吳。而集其成於錫。則所深潤於吳者。特操何術哉。公最且報矣。璽書之徵。拭目下矣。東銓持滿。勤者必收。而較美者。黜真者必收。而似者黜落。者必收。逢迎寵伺者。黜尚無忘今日之裁鑑乎。則膏澤且

被九垓。而澤八紘。又何僅。吳之借潤已也。夫公固異人也。則不佞之所以致頌致禱於公者。又安敢以尋常報政之語賀。

胡仁常公考績序贈言

不佞嘗於廬山楊公交厚。善云。楊公之令海虞也。撫小民以德。而懷強家以威。津身刻苦。持法嚴凜。與華閭十世利病。不佞每私歎當吾世而有公若人。哉。而楊公語次。未嘗不稱畛域之有裨若也。曰。主臣某則何。胡仁常公。因縷數胡公所為治畛域者。語又未嘗不移日也。不佞則更私為公安得當吾世而有若人者。寧吾邑乎。使吾邑之強橫有所惕而息也。善者之有所恃也。征歛繁苛而稍得清寧也。奸宄言岐而不得騁。

也。浮游虛誕者之有所式也。寬抑者之有所赴趨也。甯氏有慈母而士有嚴師也。蓋楊公所稱大都類此。亡何天子念長洲之民罹重傷。遂移胡公治長洲。胡公治長洲一如所以治膠城者。而加蓋葺茂苑之去膠城僅踰百里。而土風民習乃有絕相。醫者其民多將手而不務本末業。其賦役之重甲天下。奸究日滋。而良民日以困敝。其胥吏之徒橫智。言變能陰陽文法。而顛倒之。其大夫士好借郡邑以自潤。一諾百阿。賢者却職。遠嫌則閉門塞兌。不肯稍問戶外。六何以故。地方利病每無所詣。該取正而清議亦無從藉以鼓舞。至於輜軒之使。項背相望於金闕。胥辭間。遂往事居。笑無暇日。故夫材至長洲而不挫者為宋林

守至長洲。而不論者為羅守。迺胡公卡米蓋振操持。蓋洲凡嚮之所沾溉於膠城者。盡為茂苑之膏雨。而茲且奏最矣。方今國事紛紜。幾於鼎沸。異日者以獨見行公道。以虛懷輔定心。一以治而邑者治天下。其且何事不辦。而何業不光。公好士親賢。出於至誠。其在吳獨欽張給事可菴先生而追仰之。為叙其疏草。張先生有干紉文。行世其家。雅善不佞。而徵鄙言。頌公夫鄙言則何足徵哉。顧不佞之頌公與眾同。而所以頌公與眾異。時昔之日。臺使者按部諸司。拮据晝夜治具。即寢處不遑。公供張簡素。僅給而已。有連袂歌于為之風。而獨精心茲好。一日捕免徒三十餘人。下於理。咸當其辜。夫不以精神伺逢迎。不以禮文

狗顏色。不以權嫌於上。侵而中。緩不以勢迫於下。請而旁撓。嘻。夫孰有能寬公之際者哉。於是而益信應山楊公能知人其所津。慕說膠城。於茂苑更勝也。

○武進响嶺楊公考績序

竊謂居今之世。可以行德意而下膏澤者。蓋無若令捷矣。士求髮受書。壯而獻於天子。簪筆珥圭。徘徊木天金華。間猶儼然書生。不二十年。不能得志行乎天下也。尚書即居曹抱贖受成。事主者。即夙願聲然。亦什不得展其一二。惟是出而度事城之責。百萬之衆咸仰以為命。朝舉一念。夕而彼為之舉一念。而布為監司。大吏不得賢邑宰為政。未有不壅者。故曰無若令

捷也。而令於江以南。為尤捷。賦繁而民貧。憔悴之待。蘇如飢渴也。江以南。毘陵為尤捷。其士大夫。猶有能持直道。暢清議。佐邦君。以為民望者也。余不佞。先世蓋楚人。公楚之族。有名時重者。僑居於吳。稱為不佞。稱响嶺楊侯。侯之賢。謂侯之會武進也。耗裁於庫。賸者於庭。人服其廉。而聽政。理治獄。得其情。既公既恕。人服其仁。張弛以時。推行唯康。大者斧斷。小者刀割。人服其材。而不赫。以為理。不沾。以為名。至誠為府。與民默成。人服其德。已出其途。而問巷田畝之謳歌。楊侯若大要。如出時重。口薦紳先生。或道吳而語及其邦君。其所讚頌。皆不異時重所稱。說余乃作。而歎曰。毘陵之民。與其士大夫。則何幸而得楊侯。然

哉然而昆陵之難治則固甲乙於天下矣不佞又聞之時重云
侯寬然長者、迺其綜理庶政、精鍊周密、毅然不可干也、而和風
襲人、德容霽霽、簿書旁午、而齊閣垂簾、理詠焚香、不輟、蓋其材
鴻其品、茂其化、行拙而泰、精神洵無負於明廷之獻矣、今者
衆聞天子、天子昇日、璽書徵侯而問侯所以治昆陵者、
秉銓提衡以下膏澤侯之德意、寧僅及一昆陵已耶、余不佞不
能文、尤不能頌、第先世於楚為梓里、今日於侯為隣治、時重老
而愈其所稱述侯者、當不誣也、因頌侯以言而不愚於未同、雖
然余言則烏足以頌侯矣、

奉賀旌表貞節姚母姊夫人叙

吾姊姚太君之以節旌于朝也、邦君大夫與鄉之薦紳學士
以及四方名公偉人、凡與希孟交者、歛其事而樂道之、加額
天子明聖、敦崇世教、朝奏而夕報、褒予不滯、為天下急風始也、
誦觀風使者之能採風也、母以貴勢先素門、一時有司之克循
其職也、樹之坊表、張以綸語、希孟且盡列古之賢節母而續
藻以飾之、詠歌以彰之、綵柳輝然、**者**但塞途、凡從來旌節之
門、未有若斯之盛者也、於是姻黨之老若陸公馮公葉奉觴於
堂而歎曰、烈哉夫人之節之苦也、今則甘矣、素哉夫人之有材
子也、能以夫人四十年之幽貞、上聞於明廷而播之邦家、蓋
吾親屬中、固亦有能固其節者、若鄭氏之母、趙氏之姑、趙氏

庶年寡居、朝一薄米、暮一盪米、即爨投水、以殉冠韓娘之姑、至
數十年、不剪爪、不沐浴、三不越膚寸之闕、而冥然未有聞也、夫
人苦節哉、顧非子之材、則烏以致此、群從昆弟、**而**時奉觴於堂、
聞斯言而重愾曰、誠然乎、誠然乎、吾家中丞之女烈女矣、七歲
聞節之計、遂解其素衣之絳者、縞之十齡、而聞妾會、即勢而割
耳、血泉流而計中丞公為慟絕也、五十而以老女終、卒未始旌
也、夫人誠苦節哉、信非子之材、則烏以致此、而不類乎——則
謂母必子貴、母以子顯、恒言乎哉、然非所以榮吾姊也、蓋守貞
猶易、存孤難、存孤猶易、擇孤之讐、以存孤難、擇孤之讐、以存孤
難、擇孤之讐、以存孤、孤存而能忘孤之讐、難、夫希孟七月孤而

見暴於伯也、魚肉之、耳聾聵之、執而之訟庭、值吾先子之越在
浙東也、吾姊隻影、自在又死、僅以其孤免、至淚與血俱、枝血與
乳俱、噴苦節有之、有如斯之苦節乎、市人皆哭、帝嘗臨之、其有
以鼎夫人矣、既而希孟長能自立、伯死、家蕩子散矣、姊詔之曰、
伯而讐伯之父、而祖弟而父也、昔臨之謂何、吾忍死以存孺子、
孺子存又何終讐之有、其且為之殯、為之安、為撫其同堂而識
者、謂夫人之德、隨德也、隨德而尊、帝又實臨之、其鼎夫人也、寧
不信、鼎寧已耶、則今日之事、為以猶始基也、謂母以子顯、子將
壞以母顯也、謂母以子貴、子將又以母貴也、臨於帝、以母操苦
母德純也、母有子、有子材、非母培之、而誰培之、於是姻黨之老

與群從昆弟咸拊手以爲頌太君者斯言爲裏人母如若母人子如若子斯不負 聖天子風勵至意採風諸使與有寵焉況在姻黨以及群從進爵稱壽排徊歎美於 龍光烏頭之下而後出

中丞毛公晉擢南少司馬序

大中丞毛公節鉞鎮吳之二年凡經世之宏才庇民之大德體國之純忠亦既見諸施行咸有緒矣銓衡以留都重地東南天府勸列魚麗之師不得名臣佐之不重於是晉公南少司馬而足時 天子益明習吏治用人行政往 不操棟於所司獨公朝奏上而夕報可蓋公自筮仕司理雲間以高第徵拜御史繡

衣行漕視學政皆不離南土所在有去思而勲績績異調劑苦心至撫吳而尤最矣則請言公之撫吳也公撫吳正當大擾之後連城蹙邑所在村墟又值軍興大工賦歛嚴迫不可緩省徇民則國病徇國則民病公無所不施其斟酌隱民疾苦而嘆咻之其所上條議十餘靡弗幹旋傳平婉而談曲而中詳明而不暴擗期以得命古興國窮而無矜名邀功之思迨夫盡非常之會處難調之勢若中流之波臨壑之松輕重適更而安危頃刻公手操而指御之寢不安食不能頭河爲白卒徵回天之力厝三吳百萬生靈於衽席間晏然不動厥功亦云偉矣蓋吳越人士之賴公而安也不啻日月仰而父母戴也謂新有久任之功

今庶幾其終撫我予以竟其宏才大德與體國之純忠而執意遠有茲擢耶且以公之才之德夙來忠純主爵者既已悉之即晉而佐邦衡繼邦憲亦何所弗宜匪北而南猶似軒輊之也不知天下之大要害二兩部各擅焉邊關北障燕臺揭其領江海南紀建業扼其吭且自古雄傑起於中原而吳會爲繭絲之區而俱係留都襟帶即燕雲百二匪是弗益壯矣故司馬卿貳父擇重臣泥留都之有隱虞也辭之於人外未辟雍而內實耗竭即稱龍盤虎踞亦將何藉以安公既能祗席吳民使河鮪無頽尾之勞寧不能儲晉南國俾封豕無巨喙之慮故夫京師猶首也中吳猶尾也留都則根脉也根脉培者首尾不至於衡決公

重南斯北亦重而我吳尤在庇映之先主爵者之意亦穆然深遠矣古之大臣若方叔南仲召穆公其人者皆經營四方膚功既奏乃皆登之榮弼置之禁近異日者公報績自南入踐台鼎訐謔至計爲國家顧念根本必且以江南辛苦墊隘之狀爲察勿深陳之恩澤沾溉和平寬大是公雖去江南而江南利賴公自筮仕以迄於名遂功成無時不拜明德矣不肖並陳人也絃舌久矣諸邦君猶以舊史故徵文以爲公賀也故不敢以不斐辭而敬致一言之頌若夫公馭吏之精明率屬之清正則諸邦君固人人能道之不待鄙言微矣

送監司還初楊公序

蓋於今輩上諸若上章陳便宜者往。重監司之任而欲慎其
選云夫監司之任豈不綦重矣哉。天子所與分理天下掛循
一方者統以御史中丞等於古之諸侯而繡衣直指之使代行
巡狩之典斯其體最尊威亦最著體尊而威著即與閭閻不相
親附小吏踴躍上謁奉講勸規時亦不得自盡其情郡邑邦君
牧養小民如慈母之哺赤子抑又親膝導惠勝感而唯監司衣
緋服尊巍。秉憲以一身聯繹於上下大夫之間事靡所不轄
情靡所不聞尊親威惠均調互制任豈不重矣哉迺江南之監
司尤綦重矣江南今日之監司又綦難矣四郡各有風氣劉業
夷險是不一性也濱湖海荏苒符竊發擗鼓數起民生日感訟獄

繁多此其恒也而屬歲大浸稽天襄陵瀕望江河公家賦歛日
急度無半蘇民生困遘盡無聊生矣幸是時監司為南州邁初
楊公。以進士高第繇儀郎遷副按察使奉。璽書督常鎮二
郡會蘇松使者再缺公再兼治焉公居江南可四載而大半蕪
治四郡則正四郡綦難時也海內多故不軌之徒每乘間蠢動
毘陵海虞間幾造齊魯之妖公不動聲色先事密計擒治其魁
傳於法絕無技藝所在安堵視身潔白冰蘖自矢凡一切繩遺
羸羨纖毫無所撈取戈船下瀨之師多挂虛籍以名廩食公嚴
核而勤給之士伍更生居常不妄從一卒不妄管一人與甫中
丞登海司公來今清湖而江陰公同心壹志與休江南之民為

興利革蠹肫統懸到絕去鉤棘而中外情形洞徹若鏡其所興
革措置蓋無不為百世利也公既已滿秩擢晉^大業得代去
矣適清事正迫民無粒食而清檄旁午刻期渡江道瑾相望派
離滿野詎言日興衆志洵。公乃復留督漕與郡守華陰趙公
悉心籌畫欲為救死之民請預史之命既無所控懇憐憐水火
更不忍聞見晨夕傍徨頭涸俱白蓋吳中士大夫以及閭閻細
民悉公之苦心而見公之瘡體無不咨。感歎有彈指下泣者
矣無何清事畧竣而使者亦次筆至公遂驅車行公將行而四
郡士民與野之父老子弟任走呼嗟次曰天子業藉江以南
為外府江以南四郡日夜灌輸軍師餉竭難易子析骸所不

敢怨亦惟感我賢使君耳迺又輕奪我公去耶惟公顧視江南
而自循其髮茹茶飲水百罹九迴亦遂不勝其黯然矣公南州
名士往對。大廷試卷既已甲入。御覽而積乙之遂以臚傳
拜儀曹居儀曹可七載廉能品望第一應擢京卿而復出之在
他人俱或不無稍快。公獨處之恬然且使公試而遂甲也者
不過官中秘耳擢京卿亦惟滿歲需節鉅耳顧余嘗守史局半
歲得無可建立恒默。不得志朝而見交戟之下京卿班列幾
無剗所似皆不見其貴也何如公今日惠澤溢於三吳尸祝遍
於萬口治行卓然為時名臣之愉快乎以是占公之識量淵涵
恢平無決取讀立其緒餘焉肅公行矣以治吳者治晉三年秦

最而以中丞之節終惠江南無論士大夫及父老子弟欣欣如望歲即并州之思公獨無意乎哉

○ 郡伯禮亭寇公覃慶襲封序

華州禮亭寇公以尚書工部郎出守吾蘇蓋自癸亥夏也以至於今三年詳最矣例當 璽書襲封而會 青宮誕慶遂以覃恩得寵錫故事邦君大夫榮膺寵錫則部下之薦紳和率稱兕觥登公堂修子民之賀例也賀則有致詞載筆者紀邦君大夫之美鋪張揚厲焉以致頌致請亦例也惟我寇公則有不可以例者蓋自薦紳以及負販兒童婦孺無不感公仁政雖家人父子相對燕語亦無弗祝公昌熾祝公純嘏而簪筆紀載

且臨文而無設詞愧色第恨繪藻之難常揄揚之不盡嗟乎孰謂直道不在斯民也哉淋人君子式下土順四國三年有成豈不復可試於今日也哉夫吾蘇未易治也蘇民之口未易平也生齒繁物力絀遠儲國課無非取盈譬諸於人外雖感飾而中已枯瘠矣又且吳天降割頗維不稔五粟之田一望沮洳水溢早乾靡歲不有增弋細畧鱗鷖羽駭定：乎幾無所控訴矣我公受事以來惕朝軋夕不襲長季之說不務焦赫之名議事議法靡弗曲當夫機宜而洞中其肯綮為民請命為民請祀焦思殫慮精誠感通調劑催科斟酌緩急事辦而民無騷騷凋疲之日四境晏然至於倉卒安靖捐循良民外翼士類上銷下弭秉

心塞淵毅色俱泯而神用以全故自公之蒞政饑而不害勞而不怨危而不傷三吳人士相與共游於熙恬淳樸不自知其祗席需被若斯之深且廣也子不云乎上子愛民乃親結以信而民不倍教以德齊以禮民無貳心故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以今日吳民之於我公庶幾徵焉蓋公材鉅而密心宏而細度雅而定守嚴而貞其識洞鑒於今古而圭角不示其明畢照於淫涇而茹納偏廣其襟期之披拂風流之挾帶如坐春風如濯春柳而後然肅然無敢以仰進其清至於縣魚拔葵攻苦食淡人所不堪而不使人知其凝靜足以鎮繫其坦易足以得衆其德底足以應卒定變在他人分公端緒足為名臣而公兼之渾之

莫可窺其涯按其跡不佞雖涉世未久而海內賢豪聞且見者亦不為無人矣如我公者其寧有兩手則又何疑於尸祝歌舞過於窮簷節屋愛如父母仰如日月敬如神明而信如四時也耶故夫取可數而稱也事可腫而舉也端倪可窺而意緒可尋也則猶稱述讚美之例也公淵然渾然既不可以例：不佞從諸薦紳後效一言為憶史亦惟引與人之誦徵德化之神乃若激天之靈與吳民之福進公秉靈再進公建牙始終不離吾土而祗席需被益深且廣也是真家人父子所摯額加額而求者又豈獨鄉薦紳之私祝與公堂兕觥之例語哉

○ 繼禮亭郡伯覃慶序

郡伯禮翁冠公之以 帶恩錫也。不按當從薦紳先生後效一言致雀躍之私矣。大要引與人之頌微德位之神而深愧愉揚之未能盡也。乃文武慕士其官某等更具公實取乞為敘述其樂以附於歌。豈弟傳循良者。雖然公之實政則豈語言文字之所能盡也。狀頌不佞益竊慕史也。歌豈弟傳循良循其職也。則豈得以語言文字自適使公之官以不紀為郡之故賢也哉。因請言公之廉也。凡郡邑之所為閭閻者。羨與錢也。自公蒞任而屬邑之以征輸至者。輸者自尸之吏毋參焉。羨過絕矣。訟於臺而訟有錢也。錢者自投之吏亦毋參焉。訟於郡則郡無錢也。一曰免供。再曰免供。問司庫者出納幾何。耶則曰無一錢。以為常。

也。兵餉按月而給。以實期毋稍爽也。居恒踰食豆羹。問其鮑菜或少。魚肉直自內償。不以責供應者。毋一毫擾於民也。當甲乙之歲大浸。稽天農困而漕迫。公則捐俸以率之多。方以辦之。焦心殫慮以圖之。民感公至誠盡力。給公廩有怨言。吳中父老咸謂是時非我公。吳民殆不食新矣。於是戶戶祝我公。無間貴賤。而公之為理也。一切以純心。白意與民休息。平易端和。而民然化之。善良者倚公而安強。梗者過公而憚。力黠者對公而卑。獻其情而造其財。有勝負其負者亦自以為應負也。歟。於公而羅法羅法者。咸自以為允也。是公之德也。計吏之後。郡佐一空。屬邑之去。又皆以課最行公一身攝承攝停攝理。而邑之衆

署於廣文。無以歷家公。又若兼攝兩邑。凡兵刑錢穀訟獄小大之事。無弗聞於公。剖決如流。弗稍滯也。左畫方右畫圓。目視耳聽。口應而手攝靡弗給也。是公之敏也。其遇事也。悉其端委酌其緩急。其過人也。辨其涇渭。要其終始。故事無遁形。人無遺照。凡所鑒別。久而猶定。終無有能易也。是公之識也。與人交毋取捷。毋取佞。毋取口。謬善謫。乎不可得而疎也。謫。乎不可得而親也。顯。乎不可得而炎冷也。權。乎不可以意氣激潤乎。不可以顏色窺也。是公之度也。投以艱鉅。而不撼。試以倉卒。而不驚。臨以危疑。而不撓。魚。雅。鎮以凝定。即紛紜搶攘而民猶群然。呼曰我公也。哉。乎大難釋。大疑點。而措一方於覆盂安。

盤安如也。是公之才。與其勝也。夫人有一長者。必不能自匿其長。乃廉如公矣。曾自鳴。否。德如公矣。曾自矜。否。明敏如公矣。曾自炫。否。度如公矣。曾自見。汪。否。才與膽如公矣。曾自沽。否。是公之器也。語有之。國家得百能。臣不如得一重臣。重臣者。匪器弗重也。第斛之舟。千鈞之弩。載而施之。靡弗勝也。不競不絀。不剛不柔。布政優。百祿是道。其詠我公也。耶。蓋子言取之美矣。曰恭敬以信。笑忠信以寬。矣。明察以斷。矣。能是三者。謂之重臣。夫非我公其誰當之。不佞自束髮以來。所睹記蘇之郡伯亦不一姓。或以執。或以清。或以通敏。或以果毅。其可紀載而歌詠者。亦非一公。若夫備美極粹。宜民人式邦。國使民懷慈畏感。而

無忒心聞言者其惟公乎故不自嫌其為陳人而失書屢書以復公文武之幕下且以昭郡之故實夫郡人士固咸知不佞之非能為調者也

○同年王銘韜司理考結序

蓋不佞恒與同籍諸昆軼相與語輒謂於今守官盡職可以造福施仁稍展夙昔者惟司理暨令耳萬家之邑百里之社綰銅墨而父母之其氣溫其行木其於令為春而其道利用生乃夫繡千里之地而為郡有守有令有倅以逮於理之為官也次居郡最後然職事為立指使者耳目品臚官評揀訪淑惡除蕪莠摻穢惡其氣冽其行金其令為秋而於其道利用肅夫令

與理皆筮仕而從政新殊道異用乃君子是以樂乎令也而或以理為懼府也○以顧令僅宰一邑下上之手或掣其肘出而抗顏居令上者或譟或駁多顧而指之意不得獨申直指既代天子巡行郡國權勢崇尊職望甚重按部諸行事大率受成於理即無論州邑長吏手板趨聽後即自監司守相以及丞倅靡不唯○察辭色奉行惟謹德意所及朝施夕被無有壅關故夫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又咸有樂乎為理也時銘韜王公與聞斯言聳然有當於其心無何而司理雲閣矣雲閣與吾共接壤民情土風亦頗不甚相遠癸卯之歲大水為灾夫婦男女幸苦墊隘既莫有宰宰國計如洗公家之賦復不及

於寬政於是藏命作奸援九弄潢之輩乘間竊郡邑大夫又率以入計行案署多室公以身支其間勞瘁言狀且公理雲閣又非一雲閣也凡我平江昆陵京口皆御史巡行地則皆公佐之無靈不剔無弊不登四郡攝公神明靡弗遵如負霜雪者至署郡邑蒙其指循喚咻和風噓甘雨沐生意油然而人如登春臺也而聞王公之守藏曾不入束矢鉤金瓔璫填環諸侯庭實不及行馬即鷄鶩之膳醢醢梁糗之奉亦僅支朝夕而已食泖之水白石齒是汲是礪王公既以理著最諸臺倚如左右手民贊成者庸集望公如百穀膏雨四郡之內欽手稟程巨室戢寧無若顧川之登陂池宗族賓客為奸利者游俠○心無

若洛陽劇孟河南郭解背公亡命者逃賊屠跡無若鄭之崔苻尉氏之男子鑄山煮海獲遁逃者城社惕孤虎消無若薛宣之舍墨黥羅衛之惡黨籍猾胥奸人事有左驗者自王公為理神君之顧大江以南口碑塞途當而造雜陳辟者秉者同如現燭火微窮象解紛易鑄環解然因非揣摩參伍中人除私以示奇巧精悍惟明克允寬平輔法秉三尺而亭平五聽咸用蓋理焉而純以生道用之矣行之三年薦紳欽服人士鼓舞農吟於野女遊於村商賈歌呼於市操曹拱手抱燄受署伍伯植立竟日無所施指楊撥楚派從復業菜色漸起鯨寡孤獨同不交口謂王公實生我則孰謂理與令殊道異用哉直指使者代天行事